

祖国至上

刘国强

1

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

飞机刚刚着陆,迎着久违的烂漫雪花,一位魁梧健壮汉子迫不及待地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眺望中国长春的夜空——刹那间血流加速,心潮起伏,他深情地说:“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啊,隔着18年时间,我们的双手凌空一握!

黄大年果决告别了他奋斗了18载的英格兰,告别了让人艳羡的高位,一头扑进祖国的怀抱!

他用徐志摩的诗抒发豪情: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刻,人如其诗,别了,剑桥!别了,剑桥!剑桥大学是他的工作所在,剑桥边就是他的家啊!

吉林大学发来的邀请函,像春风吹醒休眠的暗火,“呼”地燃烧起来!国家呼唤天涯游子们踊跃加入“千人计划”,报效祖国。母校首当其冲盛情邀请,黄大年再也按捺不住,恨不能借双翅膀,一下子飞回祖国,飞回大东北长春……

黄大年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张艳,妻子愣愣地看了丈夫半天,什么都没有说。张艳太了解丈夫了,看那放光的眼神,看那激动得红霞飘飞的脸庞,她已经知晓丈夫心中比混凝土浇筑还结实的答案。

可是,这事不那么简单啊!

他们已经在剑桥边生活了18年啊!高档别墅,大花园,张艳两家诊所生意正红火,女儿刚上大学,丈夫那么好的工作,说放弃就放弃么!

这剑桥水,这弧形桥,这阔大的绿草坪和比甩出的鞭弯还美的林荫路,已经成为他们家园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怎能说走就走?

女儿黄潇从小生活在这里,连汉语都说不好,回国不可能(正上大学),不回又不放心,一颗心突然掰成两瓣儿……

妻子张艳的两家诊所,声望如日中天,现在关闭等于“割了青苗”,太可惜了!她更放不下女儿黄潇。女儿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黄大年为她的名字加了三点水,希望女儿过得潇潇洒洒。只要有空,他陪女儿在剑桥校园走走,讲爱国故事;在郊区的花园骑马,玩数学游戏;见女儿学中文费劲,他答应课后陪女儿打羽毛球,哄她上中文班;抽空给女儿炒几道拿手菜……

上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课,他指导她素描。女儿惊喜地知道,爸爸像爷爷一样有艺术天赋,手巧着呢!

上大学前,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那是印着爸爸求学脚印的地方!黄大年特别支持爱女学的工程与建筑专业,无论到哪儿出差,都会为女儿背回来专业书。每遇精美的建筑设计,他会兴奋地拍照,发给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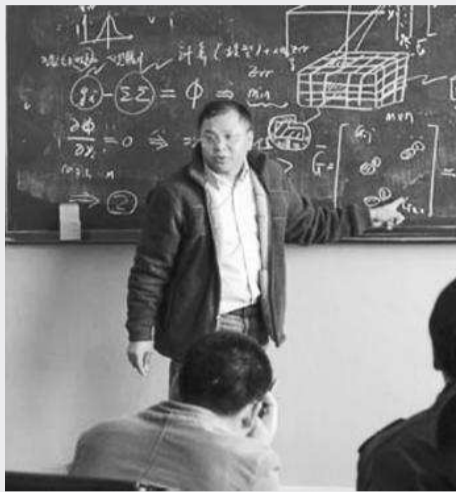
现在,为了亲爱的祖国,黄大年只能割爱——将女儿一个人留在英国。

2

父亲的话响在耳畔:“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精英是民族脊梁。”父母从小教育自己向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那些大科学家学习,向英雄学习,现在国家需要他,他必须回去!上大学没花家里一分钱,出国也是公派,现在,报恩的时候到了!

见妻子还在犹豫,黄大年将话题挑明了:“我一定要回去,你要在这里过优越的生活,我们只好分开。”

张艳一愣,眼圈红了。黄大年上前轻轻拍按着妻子肩膀:“你不跟我回去,我没法全心投入工作啊。”



作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黄大年2009年放弃海外高薪,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7年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在科学的宫殿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黄大年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担当。

3

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回忆当年的情景:“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和事业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黄大年麾下300多人的“多国军团”,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掌握了当今世界顶尖的科技,可用舰船、飞机等快速移动工具,对深海、深地、深空进行精确探测,用潜艇进行攻防和穿透侦察。这个团队掌握的核心技术,能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更是军事上的一支战略奇兵。

黄大年深情告别他管理多年的“尖峰团队”,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公司股份,匆匆辞职、卖掉别墅,办好回国手续,惜别剑桥和康河……

妻子张艳以最快速度、最便宜的价格匆忙卖掉两个诊所,看着那些浸透多年心血的散乱药柜,像被自己打残的伤兵东倒西歪,张艳蹲在一堆医疗器械里失声痛哭。原来,买家只看中了位置,这些她一件件精心购置的物品,在漫长的日月里与她相依相伴,成为她生命的组成部分。现在,却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张艳伤心极了,亲手撕碎了自己的事业前程……

黄大年见状一下把妻子搂在怀里,两位在此生活了18年的夫妻相互依靠,一句话都没说。多年后,黄大年回忆此景仍痛彻心扉:“她是学中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啊!”

回国前,他们像“落荒而逃”,东西物品丢得乱七八糟,几辆汽车扔在停车场,迫不及待地赶往机场……

“必须立刻走,我怕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人生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是过后才觉得美的。可黄大年相信,“过后”一个接一个,美也一个接着一个……

“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年永远记着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话:“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也提起这个话题,黄大年说:“任波啊,我虽然在国外生活,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祖国的召唤。很多人选择年老体弱落叶归根,我认为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世界。

剑桥悠悠,月光如水。夫妻俩的内心波涛翻涌,就要“出堤”。张艳心上坠块石头,沉沉的。二人悄然无语,默契地凑到钢琴前,妻弹夫唱,他们恋爱时的歌曲《爱在深秋》悄然飞荡:“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流泪……”

爱女回家了,黄大年说:“潇潇,有这样一个机会,爸爸等了很久,我想回到中国去。”

女儿早就知道爸爸的心思,虽然心里“咯噔”一下,却故作无事地微笑着说:“爸爸,我支持你!请放心,我一个人在这里没问题。”

黄大年感动地拍拍女儿肩膀:“潇潇真懂事,真是爸的好女儿!”

黄大年迫不及待地给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回复邮件:“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剑桥的宁静,康河的柔波,激荡着黄大年的心。他强力控制不舍的情绪,告别苦心经营的美丽家园,告别他的科研团队。

黄大年离开英国 ARKeX 公司将“天缺一角”,领导立刻将黄大年请到他的办公室:“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都能满足。”

“不是因为这个。”

“嫌工资少,你说个数,我不会还价的。”

闻听黄大年回国主意坚决,得知他回国还要从事此项工作,总裁板紧了面孔:“如果你离开这里,必须承诺不使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一点你清楚吗?”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可是黄,请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可以有很多发展机会。”

“就一个理由,”黄大年洪亮地回答,“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总裁当即派人来黄大年家,收了黄大年的所有工作材料和笔记本电脑。张艳急了,指着笔记本电脑:“那可是大年十多年的心血呀,请别拿走。”

黄大年轻轻拉了一下妻子的手,又向来人挥了挥手,示意拿走。

黄大年被同事团团围堵在走廊,诚心诚意地挽留他:“伙计,你别走,领我们一起干吧。”“我们是冲你来的,你在这里,我们会取得更多成果呀!”“留下来吧!”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奖的科学家走过来,依依不舍地跟黄大年告别。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青年科学家闻知黄大年放弃这么好的位子要报效祖国,激动得热泪双流。

多年以后,黄大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披露了当年回国时的根源:“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吉林大学领导担心黄大年“外流”,京津沪浙都向他抛来橄榄枝,条件一个比一个好,黄大年说:“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吉林大学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对于一位英国剑桥麾下 ARKeX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率领300多位包括院士在内的“多国军团”的“大教头”,回国后安排什么职位,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黄大年知道后回答:“你不知道啊,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现在想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什么职务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

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签约5年,唯一的头衔便是:地球物理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满怀激情的黄大年回国后,像压在枪膛的子弹渴盼呼啸而出,恨不能立刻扑向目标。2009年12月30日,在他回国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第一位回到东北发展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像悬崖上飘荡的根须,像天空中断线的风筝,像失灵的罗盘,一直在失控迷失中。回到母校地质宫,黄大年长长呼出一口气,脚落地了,心踏实了,精神安稳了。

不是命运给了你怎样的生活,是你为自己选择了哪种生活。

他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快步走到顶层的五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任想象和回忆的翅膀展翅飞翔……

地质宫原为伪满皇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当时只建了地基部分,建成后为长春地质学院所用。“地质宫”三字为郭沫若题写,大科学家李四光曾任学院首任院长。巧合的是,学校为黄大年准备了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为了这熟悉而又梦牵魂绕的地方,他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

地质宫正对着操场。站在507室窗前,能看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每一次看见那抢眼的一抹鲜红,黄大人都热泪盈盈。

黄大年心潮起伏,悄悄地在心里感叹:母校,我回来了!祖国,我回来了!黄大年在脑子里将要做的事“过一遍电影”,要做的太多太多,时不我待,一天都不能等!

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一放,安顿好正沉浸在丧父之痛的妻子张艳,买张机票立刻飞往北京。

黄大年要摸清北京相关科研院所的“家底”,为即将组建的交叉学科科研团队铺路。

很快,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在排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环节的讨论,到每个课题任务的细化和推进,每一步都要通盘考虑,细致规划,具体实施。

在同样的地方,以更加成竹在胸的拼力,黄大年分秒必争。

【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7期】